

文 獻

Wenxian 21

文献

第二十一辑
北京图书馆
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编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六月

2R58/24 of

文 献

第二十一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

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850×1168 1/32开本 8.5印张 200千字

1985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8,100册

统一书号, 17201·53 定价1.30元

目 录

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·····	郭在贻 (1)
十八位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史料·····	张增元 (11)
孔尚任与《会心录》·····	刘 辉 (20)
论《石头记》已卯本和庚辰本 (下) ·····	王毓林 (24)
郑之“七穆”考·····	骆宾基 (40)
关于《战国策·秦策》中两段错简的订正·····	翟贵玺 (49)
《九章算术》的史学价值·····	李振宏 (57)
李益从军经历考辨·····	关 眉 (74)
一部色目人后裔的宗谱·····	张耀宗 (86)
题王徵《两理略》残本·····	宋伯胤 (92)
秋瑾生平史料辨伪·····	郭延礼 (101)
谈曾巩集的流传和版刻·····	陈杏珍 (110)
钱澄之著述考略·····	陈祖武 (115)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墨书、墨谱考证·····	黄大维 (122)
《四库全书》七阁成书时间考·····	吕 坚 (133)
· 北图藏珍 ·	
略谈建国以来北京图书馆入藏的善本书·····	李致忠 (138)
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叙录(一)·····	薛 英 (149)
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(十四)·····	北京图书馆金石组 (153)
我父亲和书·····	周珏良 (161)
· 书林寄怀 ·	
记宋刊本《金刚经感应传》	
——兼怀伯父叔弢先生·····	周绍良 (176)
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序·····	谢国楨遗作 (179)

- 深切悼念周叔弢先生……………冀叔英（184）
-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•
- 杨树达传略……………白吉庵（191）
- 名物赏析 •
- 茶的祖国……………何养明（207）
- 中国刻书史 •
-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（上）……………肖东发（230）
- 关于宋元刻本……………瞿凤起（248）
- 文献之窗 •
- 谈《三国志玉玺传》……………董吉永等（250）
- 秋瑾佚诗辨……………郭长海（252）
- 明代吴中藏书家钱允治生卒考……………丁志安（255）
- 鲁迅与《百喻经》……………涂宗涛（258）
- 清李慈铭题跋摘录……………薛英（260）
- 古代文献知识 •
- 浅谈阅读古书……………杨廷福（262）
- 补白 •
- 鲍国强：古籍的合订书名（56） 筱萍：张舜徽新著《郑学丛著》（73）
- 薛英：《困学纪闻十笺》未刊本（85） 雪梦水：刘世珩与马廉的室名（109）
- 姚海泉：《藏书绝句》著者的新线索（121） 毛华轩：《诗·邶风·干旄》的主题（148）
- 陈冠明：《史记》标点纠误一则（160） 崔白：杨树达日记已收全（183）

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校记

郭在贻

周绍良、白化文两先生所编《敦煌变文论文录》一书，近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该书附录有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。据编者称：“这几篇材料公开发表的时间较晚，《敦煌变文集》中未收，国内见到的人不多。现在我们重加校订，作为附录收入，供研究者参考。”无疑的，这批文献的发表给国内学者研究敦煌变文提供了方便。唯编者所作校订，尚多疏失之处，未能尽饬人意。不揣鄙陋，笔者愿把自己在阅读这批文献的过程中所作校记予以刊布，以期就正于《敦煌变文论文录》一书编者以及海内外敦煌学者。拙文中提到蒋礼鸿先生手抄《敦煌变文钩沉三种》，据蒋先生称：系“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珍藏，一九六二年李福清赠张心逸，心逸转赠任半塘，任寄胡宛春，宛公见际，因得逢录”云云。又蒋先生对《敦煌变文论文录》中的附录材料亦有校记，并持以见示，拙文中有所徵引，然皆于每条下注明为蒋校，未敢掠美也。

815页：“天听感化人何倦，圣德院从日更多。”

按：院字原校作随，非是。院应是陪字形近之讹。

817：“武鲁人人皆命相，文儒个个是公卿。”

△△

按：“武鲁”不辞。蒋校武鲁即虎旅。虎因避唐讳改作武。鲁旅

音近，古即以鲁为旅字。《说文》旅部：“𡗗，古文旅，古文以为鲁卫之鲁。”《集韵》上声八语韵：“旅、鲁、𡗗，《说文》：军之五百人为旅。亦姓。古作鲁、𡗗。”虎旅与文儒相对。

818页：“清高節操伏王侯，三事由衣信脚游。”

按：由，疑应读为紬。下文（820页）“身挂紬袍云片片”，可资参证。

819页：“此罗汉等，或是久成正觉，权作齐闻。”

按：蒋校齐作声，是。变文声字每写作𡗗，因形近而讹为齐。“声闻”乃佛典习用语。

820页：“身挂紬袍云片片，手捶金锡响玲玲。”

按：捶字费解。蒋校捶作摇，二字形近而讹，近是。

821页：“无恨怨酬无爱春，不怜毫（豪）富不斯（欺）贫。”

按：酬应读为仇。下文（825、840页）“有亲有爱有冤酬”、“何怨酬，何骨肉”，二酬字均已校作仇，是。

822页：“并有身光闪烁，晚日之无；体相庄严，共诸天而有异。”

按：晚上、无下，疑各脱一字。此句是骈文，“口晚日之无口，”“共诸天而有异，”文相偕偶。

822页：“披妙服以忻欢，曜彩云兮阳御。”

按：“阳御”乃“御阳”之误倒。阳字与上下文的畅、仗、光、障、响、养叶韵。《楚辞·九歌·大司命》：“高飞兮安翔，乘清气兮御阴阳。”似即“曜彩云兮御阳”句之所从出。

823页：“或有身披百纳，袈裟上点点云生。”

按：纳应读为衲。衲写作纳，变文习见，如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

451页：“百纳（衲）遍身且过日”，又629页：“个个能装百纳（衲）衣。”

823页：“阿修即摄诸法曲，乾闥婆即呈妙清歌。”

按：蒋校谓修下脱罗字，是。阿修罗为佛典中人物（见《翻译名

义集》卷二)。阿修罗、乾闥婆文相偈偶。

824页：“忧愁不悦，即迴即车还宫。”

按：迴下即字蒋校为却，是矣。“迴却”是同义复词，屡见于变文，又作“却迴”。

825页：“少妇车前屯（长）然缕，老乌犁过旅（屢）衔虫。”

按：蒋校然作熬，是。

825页：“贫女制衣功纺织（织），耕夫种植仕田畴。”

按：蒋校功作攻，仕作事，并是。

826页：“太子曰：‘王是我之父，我是王之儿。’既有私愿心合

细其敷奏。”

按：心字当读断。

828页：“愧惭天子恩波及，感荷王孙库藏开。”

按：蒋校愧作愧，极是。愧惭即感谢之意，详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四版122页“惭愧”条。

829页：“保持锁钥费身力，较察奸邪无少容。”

按：较应读为纠，较、纠并隶见纽，为正纽双声，有通用的可能，较察即纠察也。

829页：“府县凋残填纳库，生灵指血进王官（官）。”

按：指应读为脂，生灵脂血犹言民脂民膏也。

832页：“意今普令含织，无事安宁，着自然之衣，食天赐之饭。”

按：织乃识的音近或形近之讹。含识即含识之类，犹言芸芸众生也。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538页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愿含识而意似新生，怜凡夫而爱如赤子”。正作舍识。

833页：“在迟迟，功草草，必与有情除热惚。”

按：惚是恼的俗别字。（《增订碑别字》卷三上声十九皓韵内，恼的别体有作惚者。）“热恼”一调习见于佛典及变文，如《法苑珠林》

卷12：“彼等当生热恼处”、“于无量时受热恼”、“彼等皆堕热恼狱”、“彼堕热恼常识然”。又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476页、536页、627页、668页、亦见“热恼”一词。又本书854页：“高扇香风吹热恼。”此均足证明热恼为佛典习用语，若作热恹，则不辞矣。且此段唱词是叶韵的，恼字正与上下文的老、好、道、草、宝叶韵，若作恹字，则失韵，于以知恹字必为恼字之讹。

834页：“菩提路上逢良友，[△]黑恹城中覩惠云。”

按：黑恹即热恼。黑、热形近，恹与上文出现的恹形近，而恹字即是恼，前已证明。（此条蒋校亦同）

834：“特故朝参辞父王，愿王令去无忧恹。”[△]

按：恹字原校作愁，非。此恹字亦是恼的俗别字。“忧恼”亦佛典及变文中习用语，如《法苑珠林》卷7：“业尽怀忧恼”，又卷14：“不应生忧恼”，《敦煌变文集》338页《八相变》：“自经数日，都无欢颜，解闷巡游，转加忧恼。”614页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直心人，少忧恼”，又王梵志诗：“良田收百顷，兄弟犹工商，却是成忧恼，珠金虚满座。”（《全唐诗外编》351页）皆其例也。又此段唱词也是叶韵的，若作恼，则与上文的宝、老、扫、道、到相叶，若作愁，则失韵。于以知恹字只能校作恼，不能校作愁。又“令”乃“今”之讹。

835页：“只愿父王深体察，莫将忧恹作遮闲。”[△]

按：忧恹即忧恼，原校恹作愁，亦非。理由具见上文，不复赘。

838页：“此珠希有贯难求，不是龙王不易留。”[△]

按：原校贯作惯，未谛。蒋校贯作实，较长。

839页：“必若因修遭失坠，[△]檀波罗蜜大难修。”

按：“因修”不辞，蒋校作“因循”，是。修、循形近而讹，习见于古籍，详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，兹不赘引。

839页：“莫眠莫擢（慢）莫迟迺，[△]莫信因循莫要惟。”

按：惟当是推，二字形音俱近，易于讹混。

839：“酌量地里应难趁，[△]顾望天何未必明。”

按：何当读为河。何、河形音俱近，变文中常混用，如《敦煌变文集》上册91页《李陵变文》：“赤日明心，誓指山河（河）”、224页《叶净能诗》：“〔蜀〕中路远，阻隔山河（河）”、又下册585页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如何（河）边枯挂（桂），不久摧折。”631页：“我以超于生死，不住爱何（河）”。

841页：“语多种种伤无尽，哭断声，痛转深。”

按：蒋校下句作“哭断声声痛转深”，是矣。盖声字作下重文符号，编者遂误为逗点。种种、声声相对成文。

842页：“不曾伤物之何怒。”

按：“之何”不辞，蒋校作“云何”，极是。

842页：“既遭父母相嫌虐，转转思量惟生毒恶。”

按：量、惟二字之中当衍一字。

846页：“牧牛人曰：‘莫是我家小勿？’”

按：勿字原校作却，非是。今谓勿当读为麼，亦即今日所常用的“吗”，是一个疑问语气词。考《太平广记》册4卷164“黄幡绰”条（出《因话录》），“唐玄宗问黄幡绰：‘是勿儿得怜？’对曰：‘自家儿得人怜。’”是勿即是什麼。（勿、麼并隶明纽）又写作无，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493页《妙法莲花经讲经文》：“直待修行有次第，为汝宣扬得也无？”“得也无”即“得也麼”。又本书827页“未委天心舍得无？”“舍得无”即“舍得麼”。又唐人诗“晚来天欲雪，欲饮一杯无？”即“欲饮一杯麼？”有时又写作摩若磨，如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491页《妙法莲花经讲经文》：“随我山中得也摩（麼）？”敦煌唐人诗集残卷《晚秋》诗：“不知君意里，还解仇人摩？”（《全唐诗外编》上册，55页）。又《变文集》820页《不知名变文》：“逢妻妻布施，得罪磨（麼）？”均其例也。

846页：“嘿嘿怨嗟缘我乞，明明看待为严。”

按：为下严上必有脱字。

847页：“非惟探喉闻宫内，兼又传扬动国城。”

按：喉应作候，探候犹今言侦探、探子。

848：“饭盈盘，衣满複。”
△

按：原校複作腹，大误。蒋校複作襖，极是。襖就是现在所说的包袱的袱，襖、複在变文中通用，详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四版115页。衣满複，犹言衣服装满了包袱，而不是装满了肚子。

850页：“破却光明烦恼黑（累），始知一切无坚牢。”
△

按：“光明”在此不可通，当为“无明”。

851：“乃至雪山修苦行，证成无上大髻王。”
△

按：髻字原校作医，又校作法，盖游疑未定也。今谓作医是。髻、医、形音俱近，法与髻则了不相涉。“大医王”亦佛典中语，如《法苑珠林》卷14：“我等于长夜，为痴箭所射。既失大医王，谁当救我者。”又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539页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以现其身为大医王，善疗众病……”又833页《温室经讲唱押座文》：“能疗众病一切差，国称之宝大医王。”

851页：“几多贤圣尽陔随，馨（擊）磬吹蠡同引佛。”
△

按：陔当为陪字形近之讹。变文中亥字每写作𡗗，与陪字右旁之音相近，故陪得讹为陔。

本篇上文云：“皆如孩子遇慈亲，乃似疾人逢妙药。”蒋礼鸿先生手抄本《敦煌变文钩沉三种》孩作𡗗，明𡗗即亥之俗写也。又《增订碑别字》该的别体作𡗗。

853页：“佛竟比来徒（国）教化，人心只是爱荣花（华）。 ”
△

按：蒋校竟作意，是。

854页：“高与下，笑哈行，曳紫袍红满九域。”
△

按：蒋校行作哈，是。“笑哈哈”习见于变文，如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622页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：“歌沥沥，笑哈哈，围遶波旬迓迎排。”若作“笑哈行”，则不辞矣。又“曳紫袍红”之袍，颇疑是拖字之讹，今检蒋抄本《敦煌变文钩沉三种》，正作拖。

854: “宣宇宙，吼春雷。”

按：宣当读为喧，喧、吼对文。

854: “天与地，白皃皃，尽是天地到处堆。”

按：“天地到处堆”不辞，地当是讹字。今检蒋抄本《敦煌变文钩沉三种》，地字作花，是矣。

855页: “舞蹈禁香争供养，洗心净意遶花臺。”

按：“禁香”不辞，蒋抄本作“焚香”，是矣。

855页: “今日与谁缘熟？四观见宝积等追欢逐乐，我须教化，令满道心。”

按：四盖乃字之讹。乃字草书易混为四。

856页: “庠藏有搓罗异锦，香厨修品味之馐。”

按：搓当读为差，差有奇异之义，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考之已详。

差罗、异锦，文相俪偶。本书827页：“差罗异绣，尽雄藩朝贡之仪。”

可为旁证。

856页: “身披锦繡，宁知织女之新（辛）勲；只食美珍，不念于农夫受苦。”

按：只乃口之讹字，“口食”与上文“身披”相对成文，若作只则不类矣。

857页: “绮罗香里灯微暗，丝竹声中枕半欹。”

按：原校半作畔，未确。微暗、半欹相对成文，微、半均为副词，若是畔字，则与微字不类矣。

858: “汝等为色世之荣华，我道是沉沦之苦海。”

按：蒋校“为色”为“谓绝”，极是。

859: “高楼之见言安泰，双阙宁声道争战（战争）。 ”

按：上句之字蒋抄本作只，是。下句声字疑当为闻。

859页: “日落窗前翻恶令，月高楼畔学吹笙。”

按：原校恶作耍，非是。考《敦煌变文集》下册541页：“风前月下
掇新诗，水畔花间翻恶令。”可见“恶令”并非偶见，恶字殆非误字。

859页：“远见净名皆去接，遥逢居士^{△△}慇[△]迎来。”

按：“迎来”当为“来迎”。迎字与上下文叶韵，来则不叶矣。

860页：“圣剑每将悲愿重，法[△]缸常用惠竿掉。”

按：掉当为撑之讹。撑字押韵，掉则不叶，且义亦难通。

861页：“将一条之悲索坚劳（牢），练五百之心怀[△]颠（？）说。”

按：怀字蒋抄本作猿，似应释为猿。

861页：“金盃玉盃，非倾不^{△△}盡[△]舸之前；[△]醪[△]白醪，〔不〕醉于红楼[△]
之行。”

按：上句尽字，原校作画，是。唯校不作杯，则非。今谓不当是於
字草书之讹。（於字草书，与不字形近。）“非倾于画舸之前”、“不
醉于红楼之行”，文相偕偶。

861页：“汝为帝子王孙，汝是英贤达士，只合贪荣爱乐，御堤驰[△]
曜日之车；体俊争能，紫陌是追风之足。”

按：体字蒋抄本作躬，蒋先生释为骋，是。又，下句是字疑为走
字之讹，走字古义为跑。“紫陌走追风之足”与上文“御堤驰曜日之
车”文相偕偶，走、驰皆动词，若作是，则不类矣。

861页：“有弱满轮明月，让光于星[△]闍（斗）之前。”

按：蒋校弱作若，是。

861页：“其宝盖者，千珍合就，万宝[△]闍成，如一林之花树忽开，
似万朵之祥莲似拆（圻）。”

按：“似拆（圻）”似字当为乍字之讹，“乍拆”与“忽开”相
对成文，乍犹忽也。

862页：“光彩辉天，瑞气锁[△]_一瓏[△]之色。”

按：瓏当读为瓏。“瓏[△]瓏”乃古文中习见之形容词，《敦煌变文集》

下册796页《醜女缘起》：“钗朵珑璁（璁）调一傍”，即其证矣。

862页：“裁罗异锦作衣裳。”

按：原校裁作奇，似未妥。窃意裁字仍当读为差。裁字从母咍韵，差字初母玛韵，初母为照系二等字，古读亦归精系，故差、裁声母实相近，有通借之可能。差罗异锦已出现于上文。

862页：“没各心中斟（斟）酌取，尽呈虚幻一场空。”

按：没字于义无取，蒋抄本作汝，是矣。

862页：“从此后已悟无常，不乐世间五欲乐。”

按：“后已”当为“已后”。下文云：“我恨已前烦恼重，四时逐乐不知休。”可以互看。

863页：“争行礼归三界主，不如亲近释迦尊。”

按：上句行字，蒋抄本作似，是矣。争似，不如，相对成文。

864页：“错磨寒玉作枝条，雕琢（琢）琉璃为盖顶。”

按：错当读为磋，磋磨即切磋琢磨也。

866页：“辨如何，明似镜。”

按：何当读为河。下文（867页）“辨似悬河握不住。”正作河字。借何为河，变文中习见，已详上文，兹不赘。

867页：“辨似悬河握不住。”

按：握字可疑。蒋抄本作僵，疑即堰字。

868页：“恐到维摩微问频，言乘有辱[如来使]。”

按：蒋校乘作乖，是。

869：“鱼睛难鬪骊龙宝，燕石徒誇楚王财。”

按：蒋校王作玉，是。

870页：“遂使广严宅地，大展花（华）筵，幡幘挂而烁日光，高僧至而祥云覆。”

按：桂当为挂。桂、挂讹混，习见于变文。

870页：“闻有无遮之会，远近皆来，纔沾长者之恩，[△]声抱忻懽之意。

按：“声抱”不辞。蒋校声作齐，是矣。变文声字每写作聿，与齐字形似，因而易于混用。

874页：“若能如斯施为，胜将千劫财施。”
^{△ △}

按：千当为十。考此句前后共出现六次“十劫”，知此处不当独作“千劫”也。

874页：“如此行檀施，诸人不易为。”
[△]

按：檀当为檀，“檀施”为佛典习用语。檀讹为檀，亦见之于《敦煌变文集》。（该书下册507页：“时时扫洒檀香水”，檀应为檀。）

877页：“滴土便能滋稼穡，人食[△]斛党长光辉。”

按：斛当读为陡。陡、便对文。斛（斗）借作陡，变文习见。

879页：“毛分五彩云遐（霞）翠，日[△]關双珠日月光。”

按：下句日字，显为误字，蒋抄本作日，是矣。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于杭州道古桥



十八位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史料

张增元

庄一拂先生大作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出版后，我已经写了《关于元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史料》、《十位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史料》（将分别刊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和《曲苑》二集）。近来，读方志及其它书籍，又得十八位明清戏曲作家的史料，可补庄一拂先生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之阙。兹录于后，敬请同志指正。

（一）冯梦禎

明冯梦禎撰有《一捧雪传奇》，明清以来各种戏曲目录失载，仅见于清刘鉴《桑梓见闻录》卷二：“《一捧雪传奇》，冯梦禎四种传奇之一，记周相攘史氏玉杯事也。以余所闻，则为玉炉。史太仆玉池有玉炉一具，洁白无瑕。玉池既没，周相欲之，玉池子尧典匿其真而以膺往。尧典之弟汤诰谒之周相，周相怒，其再召也，尧典送之舟中。周相谋，因其上船而挤之水，官妓雪梅知之，以告尧典，得不死。雪梅者，传奇中所云雪娘也，本史氏婢。莫怀古谓尧典，汤袂襦即汤诰，隐其名为姓也，详见史凤辉《红杏楼文集》中。”

冯梦禎，浙江秀水人，字具区，晚号真实居士。万历丁丑进士，与沈懋学交往密切，著有《快雪堂集》，有万历刻本传世。据此，可将冯梦禎补入傅惜华先生《明代传奇全目》，庄一拂先

生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。

明末戏曲作家李玉也有《一捧雪传奇》，明清以来各种戏曲目录均著录，并有崇祯刻本传世。虽然，冯梦祯这本《一捧雪传奇》，与李玉那本《一捧雪传奇》，在剧目、内容上，有相同之处，但作者不同，这在戏曲目上是常见的。我认为，冯梦祯这本《一捧雪传奇》当早于李玉那本《一捧雪传奇》，因为李玉约生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），而冯梦祯为万历五年（1577）进士，故冯梦祯年辈较早。

关于《一捧雪传奇》本事，有不少论著都认为李玉《一捧雪传奇》取材于明沈德符《野获编补遗》中关于严嵩父子谋夺《清明上河图》枉杀王忬一条记载。近来，中华书局出版的苏宁同志《李玉和他的〈清忠谱〉》页二五，则提出新说。苏宁同志说：“王忬的儿子王世贞在《清明上河图别本》的两则题跋中说严嵩为了夺取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画，‘出死构’，被杀者另有其人，和王家无关。而《野获编》成书后，并未付刻，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有印本行世。我们知道，李玉的《一捧雪》写于明末，有崇祯刻本。李玉创作《一捧雪》时，既然不大可能看到《野获编》，可见《一捧雪》并非取材于《野获编》这条记载。”苏宁讲得有道理，但他又认为“严嵩父子为了夺取《清明上河图》陷害无辜一事，就发生在苏州。”“李玉创作《一捧雪》并非凭空虚构，而是选取了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素材而加以提炼创造的。”

如果，我理解不误，苏宁同志仍认为《一捧雪》传奇，与严嵩父子怙恶不悛有关，这无疑未能完全摆脱旧说束缚。我的看法是：李玉的《一捧雪传奇》，很可能是一个改编本，一个非常出色的改编本。在明末改编前人剧作风靡一时的风气影响下，有可能李玉改编了冯梦祯的《一捧雪传奇》，或者改编了其它有关的剧作，而创造了新的《一捧雪传奇》。其所据史实，当与严嵩父子无关。